



至誠

動人

伊藤博文



戊辰八月上 關書



未澤藩軍監宮島誠二郎再拜謹上封章嚮者承藩主上杉齊憲之命與
仙臺藩守伊達慶邦臣某齋與羽列藩連署書代陳情于 朝以五月二十六日
自仙臺蒞漁船取海道而來途聞英士藩與仙臺共觸 天譴沒收藩帥嚴禁
二家巨隸入 京師不勝惶恐之至伏思顧此事必因二藩處分會津之事未詳達
于朝廷也逕欲伏 闕備陳則如嚴譴在身何於是擬天踊地叩願作書以奏之
于 關下今春與羽鎮撫總督使之來仙臺也命我藩主齋憲與伊達慶邦為
討會先鋒齋憲奉命即出兵境上以待然我藩之於會津夙有隣誼無一言勸
諭而突然加兵則于心有所不忍故于四月望日齋憲使參政某發行營入會津說
以開城謝罪之事且曰若不從則將相見于戎馬之間而無如松平容保不從也齋
憲又遣支族上杉圭水中若林文瑞至會津再申以大義及覆辯論情辭甚



戊辰八月上 關書



未澤藩軍監宮島誠二郎再拜謹上封章鄉者承藩主上杉齊憲之命與
仙臺藩守伊達慶邦臣某爾與羽列藩連署書代陳情于 朝以五月二十六日
自仙臺蒞漁船取海道而來途聞禁藩與仙臺共觸 天譴沒收藩帥嚴禁
二家臣隸入 京師不勝惶恐之至伏思顧此事必因二藩處分會津之事未詳達
于朝廷也逕欲伏 闕備陳則如嚴譴在身何於是擬天誅地叩願作書以奏之
于 關下今春與羽鎮撫總督使之來仙臺也命我藩主齊憲與伊達慶邦為
討會先鋒齊憲奉命即出兵境上以待然我藩之於會津夙有隣誼無一言勸
諭而突然加兵則于心有所不忍故于四望日齊憲使參政某發行營入會津說
以開城謝罪之事且曰若不從則將相見于戎馬之間而無如松平容保不從也齊
憲又遣支族上杉玄水中老若林文瑞至會津再申以大義反覆辯論情辭甚
苦容保始勉從之而藩士大夫復不肯從曰我主容保曾入衛 京師勞勩有功
屢蒙 宸賞有何逆罪而受開城之辱若師出無名則我輩與城共斃耳伏水之
事倉卒驟發勢不得阻至遭 天譴今貴藩重隣好前來救援詎不可抗請
無開城受辱則唯命是從如其後命則請姑紓期以待我老臣等諾之于是容保
使其臣梶原景武及伊藤某山田某持表哀訴于我軍門我藩及仙臺重臣出接
先是仙臺奉督府令出兵已戰于會津之東疆故責之曰我主慶邦親率兵出戰
汝主強項不服今汝主離城屏居無謝罪實効則我兵不可解汝速歸告容保斬
伏水之主謀劉會津之封土以謝罪景武等承服而去閏四月八日再來我軍門告
以剖封斬首之議已決務懇乞哀於是我藩與仙臺謀召與羽諸藩重臣于奧州白
石議之齊憲聞之曰此事也我不得不往九日發米澤相白石與伊達慶邦共詣
岩沼見督府九條道孝樓述容保衷情以書乞宥罪督府顧之曰速奏之
朝廷以釋之二人喜者之列藩以待命至二十日督府俄下令曰容保大罪不容于天地
宜速征討列藩愕然不知所出皆曰自古降者受之今容保謝罪 朝議誠宜寬宥
督府已顧之而猶不免何物枉以假官軍以釋私憾此必非光明正大王者之師也白
石盟約於是未成矣二十四藩憤然合從逆解討會之兵以拒官軍飛檄四方實閩
四月二十日即東西戰爭之發端也今也與羽之事情不買徹于 朝廷而軍相持兵
連福結不堪痛哭流涕之至我主齊憲繼述祖宗遺訓信義治國特勤 玉事
先朝屢賜褒賞累官至左近衛中將今有何所怨而揆戴于 今上臣職臣心天
神共鑒且考今之時 朝廷內政未平外交未固洋夷跳梁海口互市時局一
新艱難百倍加以鄂羅斯將乘隙于我若一朝觀釁而動南覬觀而東則與羽實
北門之管鑰萬一窮濫之民通款于彼非 獨與羽非 皇國之有即全境亦非
朝廷之有四分五裂土崩瓦解而已印度之禍殷鑒不遠然則皇國之危急於燃
眉誠宜東西和協戮力邦家為御侮之要策也容保恭頌處之寬典則不讖 天
戈帖服與羽 皇威赫耀民免塗炭 今之事莫過于此我主齊憲所盡心竭力
亦在于此也區區小舉遽觸 宸怒至以修德為仇以盡忠為賊主家之冤何所
告訴此微臣所為肝膽迸裂代為申明者矣况與羽之為州遐陬僻壤 王化之
所未霑德教之所未及人民頑梗風俗鄙陋與中州大異惟徐道之則感悟向
風而急驅之則激切梗化初不知順逆之為何物其形可惡其情亦可惡也仰

石盟約於是乎... 四月二十日此即東西戰爭之發端也今也奧羽之事情不貫徹于朝廷兩軍相持兵連禍結不堪痛哭流涕之至我主齊憲繼述祖宗遺訓信義治國特勤王事先朝屢賜褒賞累官至左近衛中將今有何所怨而按戴乎今上臣職臣心天神共鑒且考今之時朝廷內政未平外交未固洋夷跳梁海口互市時局一新艱難百倍加以鄂羅斯將乘隙于我若一朝觀釁而動南覬觀而東則奧羽實北門之管鑰萬一窮濫之民通款于彼非獨奧羽非皇國之有即全境亦非朝廷之有四分五裂土崩瓦解而已印度之禍殷鑒不遠然則皇國之危急於燃眉誠宜東西和協戮力邦家為御侮之要策也咨保恭頌處之寬典則不戰天戈帖服奧羽皇威赫耀民免塗炭今日之事莫過于此我主齊憲剖盡心竭力亦在于此也區區小累遠觸宸怒至以修德為仇以盡忠為賊主家之寬何所告訢此微臣所為肝膽迸裂代為申明者矣况奧羽之為州遐陬僻壤王化之所未霑德教之所未及人民頑梗風俗鄙陋與中州大異惟徐道之則感悟而風而急驅之則激切梗化初不知順逆之為何物其形可惡其情亦可惡也仰望朝廷以含宏之大度行原宥之寬典以高明之身見照壅塞之下情休兵止戰則奧羽之民感泣歸降可立而待朝議若不出於此而驅六師以挫二州天兵之所向雖雷震腦擊不難勦滅而玉石俱焚以致二州數萬之生靈肝腦塗地揆諸仁民愛物之心當其然况又激慮生變或至為叢驅爵使民心外叛乎現屆近冬冰雪將來二州兵氣益健其於用兵東西難易果何如哉臣伏願國家顧全大局開豁小過乃為至計不勝冒昧待罪之至謹再拜慶應四年戊辰八月九日

右一篇戊辰之變所奏于朝廷者原書係於邦文頃應奧羽人之需譯以漢文伏請正
明治十三年十月一日 官島誠一郎拜



一腔忠憤出之以哀懇誠款委婉
曲折中絕不露激昂詞氣此上
書之極則宜其能動聽也後路
指陳當日利害情形尤為詳盡
使君於此固自不凡

庚辰八月廿六日大埔何如璋識



曲折中絕不露激昂詞氣此上
書之極則宜其能動聽也後路
指陳當日利害情形尤為詳盡
使君於此固自不凡

庚辰八月廿六日大埔何如璋識



書疏乃啓悟君上之體貴有一種忠
憤排側之意流貫其間斯之動聽又
必其人先有一段至理蘊蓄在胸始
能言之有物然此非可偽為孔子曰修
辭立其誠而已劉子政之論甘延壽
谷永耿育之訟陳湯所以能見納
者以其言真也此書文氣樸直頗
與漢人為近中間指陳拒命本末
情義兼至一以懇誠出之無策士詆
諛氣習切而不流於激直而不失之野
故能上感主知釋朱澤仙言室兩藩之

書疏乃啓悟君上之體責有一種忠
憤排側之意流貫其間斯之動聽又
必其人先有一段至理蘊蓄在胸始
能言之有物然此非可偽為孔子曰修
辭立其誠而已劉子政之論甘延壽
谷永耿育之訟陳湯所以能見納
者以其言真也此書文氣樸直頗
與漢人為近中間指陳拒命本末
情義兼至一以懇誠出之無策士詆
諛氣習切而不流於激直而不失之野
故能上感主知釋米澤仙臺兩藩之
疑解會津之危脫奧羽二州之厄
一舉而三善備文之為用大矣哉

光緒八年七月遵義黎庶昌拜識



疑解會津之危脫奧羽二州之厄
一舉而三善備文之為用大矣哉

光緒八年七月遵義黎庶昌拜識



前幅為米澤侯臺諸藩祀
寬情詞恻惻發於至誠後
幅敷陳邊害為奧羽百
時請命其言尤愷切深至洵
卞時機回以疏上後

朝廷漸然釋獲北方羣侯
得邀寬典默黎黎兵革之
禍邊圉有金湯之固翰旋
乾坤厥功偉矣自我志喜之
忱強締周法三以賞三先而通
移所烏能盡悵自心使雷霆
之威迴於頃刻乎余今讀之
為之咨嗟嗟歎不已也

乙丑冬日六合海承祖叩後



前幅為米澤保臺諸藩祀
寬情詞恠惻普於至誠後
幅敷陳邊害為與羽百
時結命其言尤愷切深至
汨卞時機洵以疏止後

朝廷漸然釋犢北方羣侯
得邀寬典黔黎等兵革之
禍邊圉有金湯之安翰旋
乾坤厥功偉矣自我志若之
忱強綸周法三以貴三先而通
神願烏旆盡悵直心使雷霆
之威迴於頃刻乎余今讀之
為之咨嗟嗟歎不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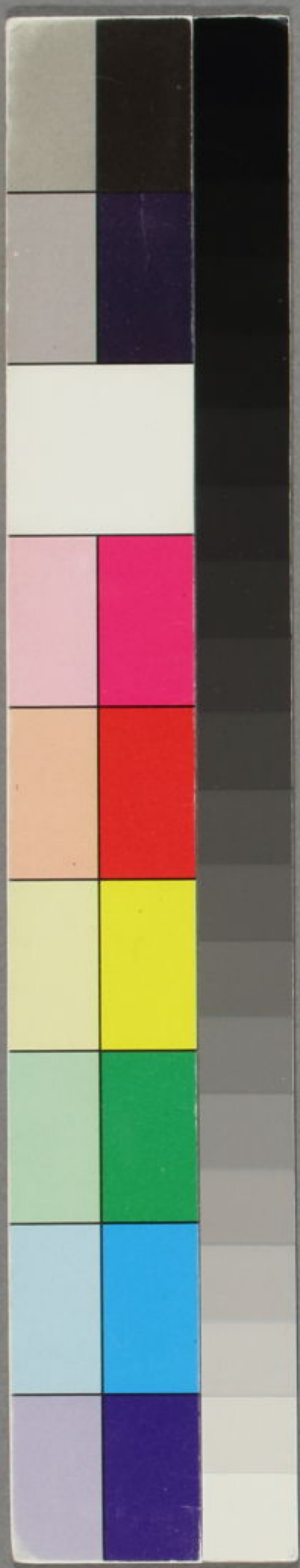
乙丑冬日六合海承祖河後



以疏遠之臣處撓之地而款片之
情之得留寔寔之或取迴於以刻其
事不難哉所恃者英之三五可
善之以利害之勢勢明而情與理
乃因以易見存之 日中當戊辰
之際內政未平外交未固白奧和之海
實北門之管福統在窮濫爾附則
印度之事誠有足為殷鑒者中
才於當時大勢指陳洞切然後以脫
執事之情澤至之理為清主法寬
二海請命故使人主心歡意解不
自去之之易入也昔漢元帝封祭
室廟於御極舟涉史大夫辭廣
法誣阻詔宜從極帝不悅先詣張
猛以乘船危就極舟解之帝乃
釋然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蓋極之
於外危之勢指陳甚的故也 宜為
君以事可以為曉人之則矣

光緒十五年七月合肥李經方於後





戊辰八月上 齋素

丁亥四月廿五日 齋素先生 齋素書



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 27

B9





玉
藏



戊辰八月上
湖書

丁亥買物官島先生
璫書
題



早稲田大学図書印
文書 27
B9

戊辰八月上關書

不肖子大八敬書

